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

奏劄四

再辭免參知政事 端平二年閏七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對臣昨者恭奉御筆除臣參知政事即具辭免馳奏訖閏七月二十一日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劄一封趣臣就道亦已具表稱謝訖所有臣區區危迫未盡之悃不免冒罪控陳臣竊謂臣之事君以忠要無毫髮欺隱之情君之遇臣以恩常有頂踵生全之意神宗朝范鎮未及謝事之年力求休

致上察其真情而從之不以其爲矯也逮元祐更
化諸賢畢集鎮獨不至上察其高年而從之不以
其爲慢也蓋上下之情相孚所言必見察所欲必
見從故能進以禮退以義足爲不朽之榮如臣竦
庸何足比數惟有忠實一意始終不渝冀全晚暮
之節臣頃者分符西戍鮮組南歸屬聖天子御極
之初有大宗伯歸班之命逢辰多幸揣分難勝適
抱病以莫支遂移閑而有請雖乘車之年未及而
據鞍之力已衰錫以奎閣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
禄一從家食十閱歲華自謂杜門養痾可以畢此

生矣陛下改元更始苑獵遺才天官峻除首膺嚴
召虛懷注想覩劉趣行禮出殊常前所未有異論
殊切淵聽南四方此踰年再叨殊遇眷知深篤擢
貳政塗雲章陸離先後交映實意過安卑之禮溫
言重華袞之褒恩下九天春生五嶺偉踰至此報
稱謂何伏念臣老矣無能仕焉可止顧君命惟行
而弗惟支然帝鄉可望而不可期碰隤自嘆於衰
蹤蹇鈍奚堪於遠役徒負朝廷旌奬之意寧免道
塗顛仆之憂折肝哀鳴重足俟譴伏望聖慈察臣
平時質直之情必不以爲矯也憐臣末路凋殘之

狀必不以爲慢也俯鑒由衷之款特寬方命之誅俾臣保此餘齡以待盡于牖下則天地曲成之恩大矣奉御筆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第三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平二年八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對臣昨者兩嘗具奏辭免參知政事恩命奉御筆不允令學士院降詔竊以九重圖任陳力莫能一劄頒榮趣行愈急仰服丁寧之訓實深危迫之憂情有未孚言不容默伏念臣起自寒遠出際昌期中外回旋寘身垂近年至耄及久竊休閒不圖衛

髮之衰俾作股肱之助眷隆數異鄭命交馳何自而得此耶士有懷才抱藝老死巖穴而嘆不遇時者多矣如臣才疎識淺以無闒茸駑蹇以將之雖不堪世用而猶未忍棄捐可謂未路遭逢之幸矣心自勵期報涓埃歲月壓頭有孤初志茲聞命不敢倏駕而有疾不能造朝累疏懇請於真惆天高莫測尚闕俞音臣一身煢獨而疇依百病侵陵而自若孤根已蠹殘息如絲頭風痛痛積成奇證發作殆無虛日或遇風寒時復眩絕加以心疾益深驚悸自汗或睡而覺神不附體恍然久之而後定此

皆垂示之證今若扶憊貪祿四千里行役衝冒跋涉能免顛踣於道路乎況弼亮近臣實爲千一之遇血氣雖衰豈無得心自非病疴大不獲已其敢方命自取譴訶輒不避三瀆之誅披瀝控告伏望聖慈垂念舊物特寢誤恩免爲赴闕之行俾遂首丘之願就令致仕以畢餘生實出天地始終生全大賜奉聖旨依累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

第四次辭免叅知政事 端平二年十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劄一封以臣辭免叅知政

尋除命求賜允從趣令就到臣除已具表稱謝訖續準詔書以臣再辭免上件除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恩榮稠疊戒飭嚴明冒寵踰涯驚心汗背伏念臣了無能解徒有樸忠平生愛君憂國之心夷險一致未嘗輙爲身謀盖委質事君東西惟命至於神疲力盡而後已其敢辭勞陛下親政之初急於望治弓旌巖穴搜援遺才公道昭明人心興起此正明主可爲忠言之日諸賢力行好事之時臣詘伏窮荒猥蒙收召逢辰多幸誓報涓埃而多病久衰無能爲役但欲乞身於暮景庶幾得謝於明

時前後奏陳出於忠悃不敢一語爲欺逮茲垂盡
之年更被殊常之寵政機參預恩數優蕃宸翰再
頒光昭三經恩重感深惟有涕感而已緣臣年事
已去百病叢生拜跪不能則廢禮視聽不真則廢
事廢禮廢事將焉用之而況心氣頭風交相爲瘉
春閒爲崇邪所中半身不遂涉秋以來此疾復作
須人扶掖而行十目所共見也若迫於成命不自
揣量奔走負榮死於道路則晚節掃地遺憾何窮
若重一死不能扶衛而前則何以仰荅隆眷要君
慢令之罪其可逃乎恐非陛下所以保全老臣之

意叉覆以思凌兢而懼不免冒犯嚴誅披瀝以告
伏望聖慈察其真切憫其衷鳴乞此殘齡以全末
路亟令致休俾瞑目于牖下爲聖代全人實出終
惠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第五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平二年十一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準
省劄以臣第四次辭免參知政事恩命奉聖旨依
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聞命自天周章失
措臣竊惟君命至重出則推行臣之事君死生惟
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偷惰以自便

沽名者或矯激以爲高方命之誅皆所不貸至此
年齡已邁疢疾已深任重力綿不容勉強則情可
憫罪可寛也伏念臣備方寒士百不如人徒有忠
悃一心拳拳體國頃年筋力未衰之時東淮西蜀
萬里奔馳才雖不逮而力可往未始辭難蓋君命
不敢違而王事所當盡瘁也至於駑力既窮不堪
鞭策雖長沙南昌分閫之寄相去非遥亦不能往
跧伏里居十有二年矣陛下盡憐舊物未忍棄捐
擢之政途急於圖任屬時多事虚守尤勤何物衰
遲誤蒙簡拔如此趣行有命但切震驚最是氣體

支離不能拜起何以趨進班行久病發心恐爲顛倒何以應酬事機況駸駸八十歲之陳人爲迢迢數千里之遠役能免顛仆於道路乎朝夕以思莫知死所茲累疏連章之有請而真情實意之求乎目斷天高詞莫能措惟有俛首窮閻凜凜俟譴而已夫以一介螻蟻之賤敢干屢犯雷霆之威豈得已哉伏望聖慈洞鑒由衷之懇特施從欲之仁念臣衰殘俾遂乞骸之願以保全其末路則鴻造曲成之恩大矣奉御筆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第六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平二年正月

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狀準省劄以臣第五次辭免參知政事除命奉御筆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竊惟君命之嚴稽留有罪亟當遵稟其敢重違而區區危迫之情有不容默者大抵人惟自信而後見信於人昨者參預之除出於非望累章控避盡吐肺肝言之孔多未蒙聽信則前後由衷之語幾於為欺豈不大可懼耶蓋四輔之設所恃以晉陪國論密贊政機者也豈衰遲無用之人所敢冒居公朝待遇舊

臣每加優異而人臣出處大節當自省循儻懔不止之貪忘在得之之戒力微責重立見顛隮技老獲罪一身何足惜而上誤國事利害非輕伏念臣年七十有九矣凋殘之狀日甚一日心疾益深怔忡自汗神昏思短健忘如癡加以頭風相陵極其痛楚牽引唇齒時復暈絕養痾一室中猶且惴惴然朝不保夕數千里衝冒跋涉何以克堪臣自惟一生荷國厚恩媿無毫髮補報雖老無能爲而猶未忍棄捐鴻私倍費於生成駑力豈勝其負荷眷懷深篤禮意有加士之遭遇其時未有如臣僥倖

之甚者也惟是趣行不已日夕驚心陛下非不憐
臣之老也知其老而未知其老且病也若不披瀝
以告期於感通秖自速戾而已無益於國徒殞其
身不惟末路之可羞抑於明時而有玷喋喋哀鳴
非得已也欲望聖慈念臣垂盡之年愍臣屢瀆之
罪許令休致俾遂生全則頂踵曲成之賜大矣奉
御筆卿忠清匪躬以範俗惠直足以揉邦國之紀也
民之望也朕自去秋以來數降詔書趣卿政路而
奏牘來上至於五六殊咈朕意夫有德者進則朝
廷尊嚴強暴消靡卿便可驅車造朝秉德輔時不

責卿以事

第七次辭免參知政事 端平三年四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伏準省劄以臣第六次辭免參知政事除命奉御筆卿便可驅車造朝不責卿以事臣仰見陛下眷遇之意不衰而訓飭之辭愈嚴也聞命憂懼疢疢轉增情梗于中詞莫能措伏念臣一介寒遠椎鈍亡奇碌碌州縣之才耳四方奔走駑力易窮頃自西陲解戍而歸已知不堪世用自隱衡茅養痾送日逮今十有餘年中間誤蒙簡記疊被召除內而六

卿之峻班外而九牧之重寄力具控免皆荷矜從不圖垂盡之時更被殊常之寵九重注想四輔陞華虹貿山而曷勝孤首丘而爲幸巽辭屢矣俞音杳然筆足趦趄驚心觳觫豈敢復有言也緣臣病勢阽危日甚一日心氣怔忡而如啄頭風暈絶而欲顚視聽全衰拜跪久廢半身不遂語澁聲乾肌肉盡銷僅存皮骨豈能久於世乎大抵委質事君一死豈敢自愛但要死得其所耳如使精力未衰老而益壯死於社稷死於封疆豈非臣之素願今頭顱如許儻不量力輒取倖心僕僕貪榮徒死何

補褫劉趣行而不已孱軀扶憊而莫前披瀝抗章至於六上伏俟報幾及一年籲天雖切而情莫孚積日既久而罪愈大恐激雷霆之怒重煩斧鉞之誅不免吐露肝膽喋喋哀鳴以覬萬死一生之幸伏望聖慈憐臣餘年至此來日幾何檢會累奏事理特從所請則頂踵保全之恩大矣奉御筆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宮觀（端平三年七月）

端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南海郡開國公崔與之照對臣昨者疊具辭免參知政事除命伏準省劄備

奉御筆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
居住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班高參預屢騰巽避
之章職晉穹嚴更畀清閑之祿冒寵便蕃而非據
省躬震懾以自危義有未安情豈容默伏念臣一
身如寄百念俱灰冉冉頹齡謝事而未得請奄奄
殘息抱病而莫能興濫膺明哲之知擢寘疑丞之
列綿力不足以勝重寄孱軀不足以涉遠途七疏
控辭盡吐由衷之款九門邈隔第懷方命之憂忽
真意之上孚有溫言之下逮竊惟書殿乃崇儒之
華秩祠宮為佚老之優恩久矣在[illegible][illegible]耆勳勞之

大及其去國肅彰體貌之隆如臣伏櫪無能採薪
有疾雖圖任嘗豢於東挍而趣行自莫任於驅馳
有罪而不忍加刑無功而又從受祿得無歉乎事
出殊常顛隮立見願天地未即終棄而鬼神亦將
害盈崇地雖居清議若揭儻昧保身之道徒貽沒
齒之羞輒敢披瀝其私觸突以請伏望聖慈洞鑒
忱辭收回誤渥曲從所欲以畢此生俾臣仍舊管
職致仕實出始終保全大賜所有新除省劄寄留
廣州軍資庫未敢祇拜

辭免特授正議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第一

詔奏狀 端平三年十月

照對端平三年九月十三日午時承廣州送到尚
書省劄子備錄麻制頒降授臣政議大夫右丞相
兼樞密院使臣開命自天措躬無地切惟人主以
論相爲職大臣以濟時爲心內而彌綸萬化主經
國之宏規外而鎮撫四夷有籌邊之遠畧安危所
寄揀擇非輕是必疇咨在廷之僉言博采當時之
名彥惟力量洪而後可以任重惟精神壯而後可
以折衝時方乏人材爲急若泛泛求於遐僻必大
駭於觀瞻伏念某嶺海寒根乾坤棄物少而有志

不過州縣碌碌之才老矣無能但作田園栩栩之夢乍荷朝廷之禮猥叨參預之除虛懐側席以良勤褰帷加鞭而莫進日虞譴責天賜包容寵以秘殿之隆名賦以琳宮之清祿悉出外望敢昧誠心允積載馳答簡深篤未遂由中之懇更登最上之嶺大號揚于王庭細書頒于方國共政晉陪於揆席本兵仍涉於邊帷恩重丘山懼深淵谷瀕泗横流而有感形容枯槁以無知臣行年八十矣一身孤立百病交攻心氣日深頭風時作視聽昏瞶步履蹣跚元氣漸微生意垂絶去天既遠喪日無多

覦於未塡溝壑之前俾以遂乞骸骨之願伏望聖慈垂憐枯朽洞鑒微悰特寢誤恩曲加終惠許臣仍舊守本官致仕以保餘齡所有上件省劄寄廣州軍資庫不敢祗拜干犯天威臣下情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第二詔趣行辭免奏狀

照對臣昨准尚書省劄子錄奉制指揮除臣右丞相兼樞密使已即具辭狀馳奏去訖繼承廣州轉示省劄九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令廣東經略彭鉉以禮勸勉催促上道毋致遷延臣聞命驚惶無地

容身懷不自安辭莫能措伏念臣犬馬之齒八十
矣一衰已甚四窮可憐投老而被峻除雖爲負荷
久病而爲速後必致顛隮自惟一生受國厚恩忝
竊過分至於垂死而猶未退棄可謂曉景遭逢之
幸臣拳拳體國之心老而彌篤豈不欲扶持弱植
一望清光奚柰歲月壓頭力不容強昨者參政之
除乞骸骨辭朞年而後得請臣凋殘頓挫之狀零
丁孤苦之蹤吐露盡矣今者驟升次輔之聯且預
本兵之寄恩愈隆位愈重而臣病痿愈甚於前時
先積控陳計程猶未上徹忽承帥彭鉉特詣敝廬

促行甚急宣勸良勤被出匪常驚心汗背重念臣年事已去病勢已深餘息厭厭生意垂絶只得披肝滴血明告君父欲望聖慈察臣已老而情逼憫臣將死而哀鳴許臣謝事俾待盡于丘園免速斃於道路實出天地保全之大賜不敢再瀆恐犯天威下情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七終

遺文

四川制帥手帖

二月初奏劄已上并專書廟堂纔懇甚力旦夕當有峻除欲煩統制比來有一二邊事欲面分付緣李帥出邊要人在司彈壓難以輕動又恐將來命下即合起發愈是來不得今已行下戎司時暫差官抵替統制即便疾速赴司又薦隴西為守庶幾得人共濟國事千萬察之不可泄也十三日押

付吳統制

制帥親染云戎帥膺三軍之重寄而以統制兼之
終是事權不顯正此多事盡正其名令來朝廷區
處行下委是合宜可喜可賀
又豢釣染
十八日遣使臣樊厚前去想已到矣忽二十二日
未時準庚牌遞到省劄有金州統制之除亦賜勑
書已下李都統差官時暫兼權中軍都統制職事
仍管幹營寨候到即便疾速起送前去金州交割
職事不須更來本司恐成遲滯二十二日某手書
上都統太尉吳

御前劄子付金州都統吳彥御寶封

御寶實封樞密院劄

四川從制置申其竊惟人材難得而將才尤難得自非平時察訪而收畜之則緩急無以爲用其胃隔闔寄無補絲毫時事孔艱以選將厲兵爲急其間有材畧過人可用爲將帥之儲可不薦拔之乎某伏見脩武郎與元府駐劄御前中軍統制吳彥人物偉健議論通暢留心軍政宣力邊防有慷慨功名之志輕財好義得士卒心欲望朝廷特賜旌擢處以統制之寄庶幾邊陲得人諸將亦知所勸

矣除已録奏聞伏乞照會申聞事右三月十七日
奉聖旨吳彦特差權金州都統制任責措置捍禦
邊面具晉幹日時伏申樞密院今劄付吳彦照會
准此

嘉定十六年三月十八日押　押　押

舉通判宋詡知循州劄 端平二年正月

竊見通判廣州軍宋詡練歷已深廉介有守昨試
令之程鄉又宰惠之歸善一意撫字安靜無擾邑
人至今思之循州介乎二邑之間凡民情之休戚
風土之利病耳目所接罔不備諳今丞郡番禺多

藉資賛襄以決事咸謂精明爲以淍郡擇守最戒
貪殘徧使宋詡爲之必有成效

與循州宋守書

循爲南中佳郡今非昔比矣孤鼠之妖方息鴻鴈
之居未安茲得遴材以當陞委出於上簡不勞陛
辭下慰遠民之望也撫膺爲心鎮靜得體元氣充
足而外邪自消千里民生之寄得所托矣縱未歸
華顯之班抑亦在澄清之選

又

執事承郡綱解紐之餘百廢俱興佳聲載路比者

鄰寇侵軼瘡痍傷予之民幾無固志而制變有方旋即按堵十連威望宿著軍政孔脩此或有意外警明以告之必能調遣以相應援

仙游鄭氏家塾記跋

鄭君學術純正而有源流天分疏明而不表襮莅官行已蔚有聲稱一見知爲老成篤實之彥也既而出示家塾記名公 子妙墨盈軸得其平時躬行之素尤所起敬世道既降教法不存古誼日益薄君未仕之前創義塾于家聚族黨食而教之用心仁矣今問津仕途以行所學及物浸廣即是心而

凡之遠崇豈易量哉

重建東嶽行宫記 紹熙甲寅四月

邑之南二里嶽舊有祠祠已久而廢爲之守者葺於簿領之繁遽於財用之乏而不遑及張侯昌來攝節浮梁纔數月而公務充牣於是訪諸屬里有令當營繕而未能者咸與新之以故百廢俱興壯觀甲於他邑祠廢尚矣一邑人以爲請侯慨然曰神與令均受民寄而祠不稱令之咎也奚辭乃鳩工度財相其故址而加敞焉嶽殿别後先廊異内外凡棟題甍石咸易以新始作於紹熙四年五月之

甲午以五年二月戊子而落之規模雄深丹雘煒
煥塑繪悉備森列乎神之左右觀者色莊心敬而
善念生茲固宅神亦化民之一助也侯乃致書求
以識其事再拜辭不敏弗克且曰嶽謚公古制也
而以帝稱自本朝始古臣而今君之庸非有功於
民崇其祠宜也奚書爲然而侯之意所以奉神庇
民之外初非有所覬也意則然矣安得而不書侯
名勛字希聖丞相魏國公之姪孫南軒先生則其
叔父也侯守魏國公忠亮之節而又親傳南軒誠
敬之學此心所存毫髮無歉後有所求於神哉始

既章以例告廟觀其致祝之辭寡簡數語信所行於心而受禍於冥冥對越之際已見其效矣今獨於此而有所覬誰其信大抵嶽祠徧天下民之遷善悔惡者趨焉侯守民以仁而又托民以神是役也可以堅人嚮善之心可以答神庇民之貺而侯一無與焉乃侯之本意也亦其所願識之右此記昔載廣州舊志世人罕得而見之近當道搜而傳之正德甲戌秋七月後學清溪甘鏞跋記之後敬書于移忠齋八世孫曉近得之大喜而謄續之

歐陽氏山墳記碑高六尺大三尺二寸碑座高二尺

紹興年間經官買到番禺縣管下永泰里地名馬家園金液池崗地三段紐計三頃七十

五畝五步逐年送納地基錢四百二十九文

今具所塟墳于後

祖妣歐陽夫人 十四娘餘 祖不具

外祖歐陽二助教　外祖妣 二十五娘 餘祖不具

祖妣外祖墳山營塟九十餘年矣請買之初有松拱杷今皆合抱此山之故址也宗族皆塟其旁自後嗣續無人尋致荒圮有力之家從而褋占侵杷此亦勢之所必至也與之幼孫而貧居於外邑入仕之後始往營焉創造庭宇增種松杉招地客村名上塘守護靈袛以安大抵有盛則有衰有廢則有興物理之常

也謹書以鏡諸石庶後来者有考焉

嘉熙三年七月一日孫觀文殿大學士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户食實封六百户崔與之謹立

惟見村場地段洪武年間出数報官周種松果木又於本里石子逕高祖同知墳亦種松株以圖清秀靈袛久遠有所驗也天順三年九月十七日廣平重建亭宇一座三間于上塘村内監○丞相清獻公原立祖妣碑銘以覆于中春秋拜祭使後子孫當肅容起敬旹

大明天順龍集庚辰春三月清明日八世孫崔廣平伯胄頓首謹録

寄增邑宰

忽来青李之帖某官藍田白璧清廟朱絃負逮安八

斗之才惟其多矣推鄴侯萬卷之學詎可量哉製
錦有道垂簾自閑看一鶚之紛來送雙鳧而直上
其一從話別幾欲寄音好客自當時之心衰遲猶
在逢人說項斯之話遠大相期

遺詩

送時漕大卿淮西檢法

卿月高華照楚墟澄清雅意見登車星分屯壘雲
中戍風引輸艎塞下儲十二聚民行惠政三千議
獄謹刑書最聲烜赫流聰績聖詔今朝下玉除
越山輝映繡衣鮮岳指重來是幾年濡繾按行方

易地追鋒趣召已朝天步趨接武星辰上獻納依
光日月邊到得中流須砥柱功名事業要雙全
十年宦海任飄零豈料光華伴使星落魄半生頭
已白爬沙一見眼長青天涯明月方依樹淮上長
風忽散萍別淚誰能効兒女不堪官柳暗長亭

壽李參政璧都下待邸

青牛老仙紫雲旄函關西度天風高手携柱下五
千卷來擅一世文章豪玻璃江頭梅欲蕾暮願山
麓寒方慶飈車羽輪下霄漢從以萬鶴如雲濤參
天挺特有喬木大地負荷須巨鰲百辭篆鼎筆端

斡五色瑞璽胃底繅笑談更化定大計乾機坤軸
回鈞陶蒼生脫險誕登岸沙背闕此抗川艘雁湖
風物午橋似瀟引鬟落歌離騷酒酣耳熱自擊雀
世間萬事輕鴻毛塗炭未蘇兵未洗雲雷可使屯
其膏玉堂昨夜進麻草延英趣對猩紅袍太平事
業有所屬北卷燕薊西臨洮扶持世極壽國脈突
兀一柱擎天牢五羊偃客起為壽安期大棗東方
尭

壽邕州趙守邕倅

大廈開朱明物態豐且碩薰絃發新奏生意轉無

極間氣清而和融結賦有德碧梧挺幽榦曠度浸
九澤富哉學古留仁義供服食渾樸齊世珍外溫
而內直騂騮開道路聲光日斯赫九關通籍初南
來墜雙鳥片心清徹底杯水餞泥軾京兆入幕賓
去天不盈尺佳最入聰纊行行陟文石邕爲五管
雄地控西南域專閫難其人弄印無以易袖却經
綸手天邊樹牙戟猩獠叢篁中深樓而屏息夜月
照銅柱警褭聲寂寂邊人鮮帶卧危地成樂國屏
風御墨鮮早晚來召驛媿我樸樕才濩霧苻遠役
題坐遇知己孤根費培植嶔嵩生申甫好語諠幷

陌碧油寒雲端阻莫陪賀客歌詠淇奧詩清脩如
圭璧他年玉班頭蒼髩而赤巖
張進武善風鑑謂予豸骨日聳早晚入臺求
詩贈之
熒熒碧眼照人寒一別重逢歲又殘老去但求閑
處樂君來尚作向時看誰將伏豸夸顱骨我有盟
鷗託肺肝坎止流行隨所遇何須覓夢到邯鄲
瘦挿秋山聳兩肩荒寥不直半文錢孤山放鶴林
和靖風雪騎驢孟浩然萬事轉頭渾是夢一身安
分總由天煩君東起前途事我欲滄江買釣船

題吉水龜潭李氏仁壽堂嘉定癸酉以廣西憲起召經此

拙宜多忤物孤根徒自危祈閑三扣閽天遠不我知尺書趣入覲君命其可違火雲正燒空短篷氣如炊脩途久困頓病骨尤支離奄奄尚殘息艤棹江之湄來登三元山炎歊頓無威裴徊古亭上好風吹客衣聊為三日留食斯眠於斯澗泉濺濺鳴四山翠屏圍夜深松桂寒朝靄生林霏李君亦達士與我真忘機乃於山之巔預作佳城基生則此其樂死則此其歸採藥求長年華髮世所希荷鍤欲自埋不以遺體為要皆非中道識者之所嗤知

命故不憂李君其庶幾觸目此境界陡悟昔者非

更作首丘想行色應遲遲還遊仁壽菴細玩淵明

詩壁有歸去來辭之句寓形復幾時皇皇欲何之富貴非吾

願帝鄉不可期自憐一身孤蒲柳先秋衰百念盡

灰冷故園勞所思我有石壁山畝計十有奇歸去

營一窟曲肱送斜暉培植先人樹投老長相依清

泉白石盟并心天一涯

送聶侍郎子述淮東帥

嘉定丙子侍郎爲蜀之行舟過揚州此詩

贈之

碧幢紅旆白貂裘去踏西風萬里秋要得處方醫壞證便須發矢負金籌百年機會眞難遇一線光陰更易流早辨出師諸葛表祁山斜谷鬱綢繆吳蜀相通一水長聞公西去意差彊人謀合處天心順民力寬時國勢張參井光芒搖戟纛關河事業耀旂常雪山自是西人重赤舄歸來早趣裝

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玉立亭

天上人間一樹花五年於此駐高牙不隨紅藥矜春色爲愛霜筠耐歲華四塞風沉天籟寂半庭月冷市塵賒臨行更致平安祝一炷清香十萬家

嘉定甲戌正月以金部郎分閩東淮正當金虜弃巢南奔之時人不願徃以君命不敢辭首尾五年而不得代戊寅臘月以少蓬召而病且衰矣自知不堪世用決意南歸舟次豫章三疏丐閑而不得請幡然東下艤棹南康重湖閣夜夢人告之曰死於廬山之下覺而識其事并以小詩謝山神

来到廬山日日陰斜風細雨亂雲深移舟夜壑人間世荷鍤春郊物外心要把封疆安社稷誰教軒冕換山林殷勤招隱知深意五老朝來露玉簪

送袁校書赴湖州別駕 秘書監

奎璧光芒久聚東奏篇入獻大明宮曾中抱負經綸業筆下鋪張造化功四海高名如日揭一襟和氣與春融誰知正大傳家學惟有拳拳體國忠華踐峻登群玉表淸脩屹立急流中校讎正對靑藜月闕決俄分書戟風自喜合簪方袞袞不堪分袂太忽忽送君悵望雲帆別顧我凋殘雪鬢蓬戢羽孤棲憐病鶴脫身高舉羨冥鴻星躔已應魁三象天路須知尺五通碧水勝前新蟻綠橘洲霜後巨螯紅淸談岸幘聊遊戲獻納歸班萬口同

崇秘書分符章貢同舍餞別用蔡君謨世

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之句分

韻賦詩得世字

玉立蓬山巔聲望高一世清秋玉壺露耿耿無纖

翳中流屹砥柱愈激而愈厲平生學古胸非爲資

身計中邊事萬殷命脉實關繫憂世危明主誰沉

洛陽涕直諫逆批鱗言言皆獻替胡爲厭承明退

飛勇且銳有山鬱而孤椎踞虎頭勢民民困科擾

椎剝已無藝猩獠叢篁中跳梁無虚歲弄印無以

易要起百年弊西風吹馬耳新涼雨初霽尺劄聞

先聲遠迓已懷惠棨旗襚小隊盡戢森兵衛一方
覆盂安中原誰共濟顧我亦漫仕空山老松桂勸
悔作歸夢乞身尚濡滯養韈公已先脂秣以相繼

陳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杜甫老手便
劇郡之句分韻賦詩得老字

天生一代奇人瑞國之寶少游翰墨場聲譽日
杲蟠胷三萬卷致君應有道懷璧棲其光幾舊州
縣考翩翩鳳新雛飛上群玉島郎星發光躍同舍
未爲老自說乗一障決計何太早分以星子符廬
阜足幽討滎途競奔逐砥柱迴瀾倒自顧孤危蹤

歸意尤浩浩白頭頻送客何以慰離抱江頭潮正平西風一帆好

危大著出守潮陽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北風隨爽氣南斗近文星分韻賦詩得北字

天地清淑氣人才隨所得君獨稟其全濟之以學力蒼皮四十圍直幹三百尺胷書萬卷絢采雲五色清和問詔濩勁直沮金石問氣之所鍾表表才稱德藴藏不自衒況復耐官職頹波正流靡不濡而不激平生憂國心一語三歎息著庭史筆健寒芒照東壁晝省方翺翔忽厭青綾直揭陽落天

南自詭何太嗇東風吹馬耳躬耕甘遠役時事夢
如絲宵衣尚顧北袖藏醫國方何以壽其脉行行
無疾驅有詔且前席

張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別用山谷晚風池
蓮香度晚日宮槐影西分韻賦詩得晚字

堂堂問世英大名赫而烜全才得之天學力培其
本孫高擘萬仞清都蘭九畹胸中富甲兵馳驟着
華苑文武康濟才孤忠尤蹇蹇可運籌帷出可
臨邊梱自許何太廉一麾江湖遠我來陪雋游方
恨合并晚盍簪邅遽分袂此情殊繾綣高牙奉親行

天涼綠與穩廬山橫几案道院虎嘉遯金張夜騰
光三邊兵未偃豈不念王室釐比忠赤悃當饋屡
興歎追鋒必于反江梅小春時斑衣照歸衮
李大著赴豫章別駕同舍餞別用杜工部天
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之句分韻賦詩得天
字
精神炯炯一癯仙弭筆蓬萊最上巔光大聲名如
揭日老臣議論可回天星辰直上亨衢穩風月平
分去意堅愧我衰顏歸未得兩句三作送行篇
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揚尚書李同年園拜于

西湖因爲遊湖之集適湖水西合乘興發來
泛舟如所約也杜侍郎賦詩和之
雪裏同騎白玉驄湖山人物一時髙銀潢下瀉波
千頃寶鑑旁開水半篙我欲乘風驚老大誰將剪
水戲兒曹梅花紙帳扁舟夢回覺歸心長羽毛
荅李侍郎嘉定庚辰冬之官成都至城外驛
侍郎亦赴鎮常得相遇于道惠詩荅之
栢竹老歲寒梅欝澹春風邂逅萬里橋相對雙鬢
蓬論心豈無酒舉觴不忍空恐渠道旁嗤咄醉
頰紅送以靜觀順荅以晦養蒙障塵馬上去意氣

如飛鴻荆州舊分虎武陵世憑熊所至相勞苦父老携兒童地偏舞袖長雞瘠牛臞豐詩棠子孫枝蒙密成芳叢聞之白玉堂起草誰其工要爲官擇人頗收還禁中留藏經濟方醫國收全功世事俱塵土惟有汗竹公兩足芳茁苗風暖浦長茸離索抱孤影目断三峽東

寄黄州趙別駕庚戌入蜀舟次黄岡適趙倅奇夫沿檄行邊不遇以詩寄之

澗渠玉壘碧雲端尺舸西風兩鬢殘世道多岐今已慣人生一見古來難丈夫不作謀身計巧拙部

能袖手看月白風清雪堂夢銀波萬頃卧龍寒

送魏秘書赴召

萬里脩門道誰傳桂子來好將真積力爲作太平媒大易機緘露中庸氣脉回須知經濟學元不墮秦灰

國論參稽定人材護養成古來同此恨老去向誰傾太白雲猶濕瞿塘水正生掛杙干斗極屬耳鳳凰鳴

送夔門丁帥赴召

憶昔捫三峽班荆擁暮寒宦情雙鬢底世事兩眉

端懷證扶須力危機發更難胷中經濟學爲國好
加餐
議論方前席功名早上坡去帆瓜蔓水遺愛竹枝
歌同志晨星少孤愁暮雨多倚風窮望眼碧色渺
平莎
送成嘉父
諸老不敢吏我来容交之調高摵音陵聶曲局悲哭
秋棋南斗挾船柁西風吹鬢絲莫將金玉質嘗沫
盡長眉
送范漕赴召

汲古千尋綆通令入 御窗相逢俱氣許未語已心降分鎮中邊蜀歸途內外江禁城風雨夜應念鹿門龐

棋於觀局易藥到處方難休戚君眉睫安危我肺肝別來年事脫病起面華寒東望疆人意天風送健翰

壽轉運使趙公汝燧

雨過雲容掃使星明德星高揭福星旁照槐屋猶瞻梅正熟最是清和景好望金節雲間縹緲和氣如春清似水漾恩波沾溼天南道晨鵲噪有佳報

天家黄紙除書到便歸来升華天下安邉蓍良好
是六逢初度日碧落笙歌會早適西郡歡聲多少
人道菊坡新醖美把一觴瀟酌歌難老瓜棗大安
期棗

送洪暘岩赴班

暘岩洪君疇天錫清源人與余鄉李文溪
丙戌同年交情彌厚君疇入廣幙數年舉
刻足當班見文溪詩以餞其行

法吏了繁劇儒生擅文墨世多兼兩長遠到須器
識昔在晋魏公曾此趍幕職一逢龔荘敏期以柱

天極紫微得夫君嘉禾之栽植廣城底山川融結
此英特精神天獨饒醉盎春可即讀書細研磨作
文工組織庭隅立兩造片言分曲直疾頑戒已甚
爭鬧退如默武庫物兼蓄滄海蠡莫測同僚揔稱
好載路譽聲塞五羊書遊重濟物多陰德榮通付
儻來薦剡豈求得薰涼快馬耳汗漫捧鵬翼歸裝
可對人南物毫不殖二同羞著我握手倒巾幘幽
棲泉石邊喜在文溪側平章詩浩蕩拈點碁黑白
此樂竟何如滿懷春拍拍咳唾落珠璣襟期重膠
漆高誦歸去辭永守兔園冊焉知暮歲後若被功

名迫終能幡然起行矣各努力長途希樹陰蕭郎
謹服食懸知風月宵定啓山夫憶

君疇班引後宰古田滿戍趁京時文溪以宗
正少卿召入極力引薦君疇自六院入臺文
溪力也後以言事去國嘉定甲申以禮部尚
書得請便道還家作此詩

九重天上别龍顏萬里江南衣錦還聖主有憐雙
鬢白老臣長抱寸心丹短篷踈雨春聽浪瘦馬經
寒曉度關何處好尋幽隱地長松流水白雲間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卷之八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九

宸翰

制詔宣賜夏藥

勅與之卿以漢庭侍從之臣總蜀道藩宣之寄遠在萬里賢於長城屬時炎蒸緬懷耆艾爰修珍良之錫用清保衛之宜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轉朝散大夫進封開國子加食邑嘉定十五年四月

勅朕荷上帝之閎休承列聖之洪業無時或怠每

思中土之未平有實非常何意舊章之復覩肆敷
慶澤式賁禁途敷文閣直學士通奉大夫知潭州
軍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鄒應龍等德望甚尊才
猷克壯入彈宸告皆變君憂國之言出殿藩方有
猷難折衝之畧爰念璇穹之感格坐臻玉鎮之遄
歸皆由祖宗在天之靈尚賴臣子今日之助用陞
顯秩式衍新畬朕方秉嚴恭之誠不以珍符而自
足爾其輔覩恢之治庶幾文軌之攸同可依前件
宣賜夏藥嘉定十五年
勑與之南陸賓曦炎猷孔熾西陸制闇牧御良勞

分攽尚藥之珍往賜衛生之輔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宣賜臘藥嘉定十五年

勅輿之朕身處深宮心懷外閫鐵衣金柝凮嘉牧御之勞琴管銀甖往問起居之節勉循所部推廣吾仁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轉朝請大夫嘉定十六年四月

勅德懋者官宜不限賢能之次法行自近其可忘攷會之成爰錫明綸用昭異數煥章閣學士朝散

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崔與之擅南海清淑之氣續先儒正大之傳輒自侍臣護我全蜀巴渝萬里三農咸樂於春犂徯谷千重一騎不鳴於秋草俄積天時之運載循銓法之常顧日月中興朕肯自安於江左而太平西起卿寧無意於關中可特授朝請大夫賜如故

宣賜臘藥 嘉定十六年

勑與之卿以禁橐之耆儒領制閫之重寄雖拚絡增雄之久當雪山凝凜之時勞勤良多保調宜謹爰頒珍劑用厲眷懷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

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四川制置乞祠不允詔 嘉定十六年六月

勑輿之省所奏乞賦祠廩事具悉卿道德足以鎮浮智識足以制變賦寬四蜀民氣頓甦塵靖三邊軍聲益振使朕無西顧之慮而風動中原之遺黎卿之功繼天所相胡然引疾乃尔請祠夫化以久成方精忠而許國吏難數易矧耆艾之臨邊其務養於神明以茂凝於勳績所請宜不允

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嘉定十六年十二月

勑輿之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召赴行在因心命事

具悉金蜀之寄擇帥惟艱頃因倣擾之餘煩我侍從之老繇錦城而建制閫度劒閣而控邊隅宣國威靈諸將稟命甦民疾苦四路莫安舒熊列燧之虞內有長城之託念賢勞之既久聞宿慈之未清方界趣還乃祈均 究孔明治國之略盍歸乎來推德裕籌邊之謀入告于后矧燮理維之續率成晉接之恩舊比所同卿辭難徇所辭宜不允候鄭損到日交割訖疾速起發赴行在

辭免禮部尚書不允詔 嘉定十七年五月

敕具之省所辭奏免除禮部尚書候正官到日交

點前來供職恩命其具悉謀帥之艱於蜀爲甚方弄印而求畀蓋嘗深當世之慮迨違閫而有成豈不重朕心之懌鄉五年作牧一節不渝平居則清介以自將遇事則勞險而弗避比膺錫覲之命隨長秩宗之司日俟告猷乃仍抗牘夫四路兵民之計何止渴聞一身疾疢之微喜已良愈晉登禮樂之任非有筋力之憂老成之來虛佇以待所辭宜不允仍疾速前來供職

除禮部尚書 嘉定十七年

勅眷坤維之萬里有偉得人峻常伯之六官可稽

出命朕心簡在士論翕然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
夫增城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户賜紫金魚袋崔與
之德宇融深才猷縝栗比由推擇丞貳於冬官
迺克對敭果驟寬於西顧念四載賢勞之久宜
時寵數之隆遂居禮樂之司以式兵戎之務趣覲
未離於蜀道承休已列於天朝宣室遂嚴將虛心
於聽納儀曹清簡尚篤意於論思美報不渝褒恩
疊至可依前朝請大夫特授權禮部尚書賜如故

轉朝議大夫 嘉定十七年九月

勑朕祗奉燕詒繼世而有天下聿新駿命敷祉而

錫庶邦剏班法從之嚴可後溫綸之寵正奉大夫
守吏部尚書兼脩玉牒官葉時等以禮樂詩書之
彥爲言語侍從之臣方基圖續紹之初正君臣倍
合之始爰階峻秩用表殊恩如在先朝勿辭嘉猷
之告庶令初政克承前烈之休可依前件

理宗御劄一 端平元年四月

卿年高德邵國之望也朕親政以來渴想猶切虛
天官以俟游覽奏牘奚辭之確耶朕惟寡昧冀揚
前烈當勉爲朕起以副圖任之意書不云乎尚猶
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此朕惓惓於卿者眷然有懷

其趣就道勿復引辭

其二 端平二年七月

朕妙簡耆英參預大政命下之日朝對交權亦惟卿名德素孚有以饜服衆論也屬時多虞正賴協濟毋事巽辭亟祗承渥今專遣劄書賜卿雖未能如古者安車聘召之禮傾心注想實則過之其即戒行以副朕尊用老成之意

其三 端平二年十月

朕親政之始訪求耆碩卿其首也側席逾兩春而俟駕之行尚爾悠邈豈朕好賢之意未篤耶抑朝

如文彦博九十餘老猶肯預聞國事卿何如年乃
不爲朕一出使貽恨同時恐非仁賢之志方虛政
地以待其勉趣車徒亟式副延竚再此親劄宜體
至懷

其四 嘉熙元年二月

朕親攬萬機敷求賢哲用勵相我國家若時登庸
莫如耆德卿才高經濟節守清忠信爲國之蓍龜
宜秉鈞於廊廟誕敭渙號允穆師言已令帥臣優
禮津發昔衛武公九十而爲相今卿年未八袠壽
考康寧亟乘蒲輪進登槐位使蠻夷畏漢相之風

來人民瞻師尹之儀刑以尊朝廷安社稷而有無
窮之聞豈不休哉

其五 嘉熙元年三月

卿允文允武善斷善謀簡自朕心委立作相縉紳
交賀中外均懽亟令帥臣以禮遵發申飭專使齎
詔趣行既側席以待賢宜脂車而就道胡屢稱於
耄老謂莫任於驅馳昔衛國武公百歲猶勤於箴
儆而我朝彥博九十尚總於平章矧卿力則弗衰
年猶未及盍副四方之望不遠千里而來共圖事
功以安社稷豈特卿有無窮之聞抑使邦其永孚

予休

其六 嘉熙元年四月

朕比以亞輔起卿海濱屢覽來章引病乞甚良爲憮然比去天氣上炎度決未可就道趣行之命當俟涼秋第今中外之務猥多以卿老成之慮夙懷康濟之猷凡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孰當用舍卿宜條晝來上朕當容自施行毋事歷情式副延佇

其七 嘉熙元年十二月

朕以卿夙負經綸之學久孚中外之望擢登揆席一稔于嗟控免益堅皆以年齡之晩疾病之故道

路之長爲辭朕非不亮卿言之懇切然置國家之
安危計一身之利害非世所仰望於卿者矧比覽
條奏詳明精切謀國致君備極忠愛所以日憶注
想兾卿之惱然也李鼎英久從卿游今斆自班綴
俾以便郡專往見卿明諭朕志秋冬之交天氣清
佳卿宜即日就道式副至懷

贈挽上

文類

宋文

與崔菊坡尚書書

其伏自尚書帥蜀東歸會餞一箋於江之上下遣
人追送隸也不力及夔子而仙艎已過月峽矣洪
考功之還緘前書同詩卷册囊就附其舟以行雖
臯緩已不及事然門人所以戀德之誠非此則無
以少見其意度先生必能照之度外也尚書志正
而氣一養熟而道凝惟其視宇宙之大無一物足
以動其心所以安分義之閑雖萬鍾不能奪其志
嗣君訪落圖任舊臣累詔起趣徵亢章不出難進
易退之風高矣但温公既歸洛朝廷每有大事知
無不言雖詔書中有不便於言事者亦請攺易魏

公去國之後或勸其勿復以時事爲言公慨然以君臣之誼責之乃知國家之命脉關言語之通塞係善類之消長尚書身雖在外誼可翳然林泉之間不以温公魏公之所當言者爲言哉況尚書負海內之望多士之所楷模苟惟不言言則必用況在蜀中凡所薦進之士有登于朝者有籍記於中書者有留於連帥之幕府者川泳雲飛次第拔擢如某者尤謬庸亡奇亦以尚書舊辟厠撫機之側置之機幄前脩所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真不虛言也蜀邊一向帖靜頻年田里間亦不爲不熟而

物價之昂竟不肯減所幸者關表差平自此外別無所聞令因漕司人便輙附一緘申詢就有某宰神泉日冬夜九詩及前崇慶王使君所記社倉碑一本并呈幸賜標月之指餘祈冲輔耆德進秉新陽好有登延之拜

家大酉書公文集端

西蜀家大酉書文集端云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又書三賢贊後曰崔公塞饋送之路而匪頒諸將撫恤戍卒訓撰騎射則無吝色也薄賞客之費而

守有城壁戰有器械士有衣褐則惟恐後也是清之中有通焉疆場彼此易生於矛盾公則屈己以就事兵財異同常患於秦越公則降心以體國是直之中有和焉未常絕外夷然不輕於合從以開邊隙未常拒內附然不苟於納叛以遺後憂是剛決之中有審固焉文書環於四壁公退無燕私涉筆至於夜分左右無厮僕是深居之中又窮天下之勞苦而人不知也抑吾嘗南游聞諸縉紳相與語淮楚事皆曰使崔揚州之言見用豈有今日之患乎及歸見關表父老又曰虜連年盜我邊而不

能入西和有崔公城可恃故也公去淮蜀幾年而人思之此可強而致哉公始以禮書出蜀力辭帥潭又辭後五年又以隆興起公嚮用之意益切堅壁如初天下士益信之曰是足以追清獻之高風而相頡頏也夫孰無在躬之清明苟不爲利欲所晦蝕則固有所謂志氣如神者在此崔公所以大信服於人也此三賢之所以並稱也又謂忠定之魁傑如高山深林龍虎變化風雨晦冥雷霆不測清獻之凝遠如鳳凰麒麟雍容閑雅狐狸豺狼望而退縮崔公之雅重如入宗廟見古罍洗易直之

心油然而生

克齋游公侶跋公齋房大書

東南民力竭矣諸賢覓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盖
公之絶筆也克齋游公侶跋之曰故丞相清獻崔
公居今行古每以前哲之微言懿行自度大書深
刻環列齋房所書凡十二條六經格言則如九思
九容等事先正格言則如司馬溫公言所爲事未
嘗不可對人言趙清獻公言曰所爲事夜必焚香
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爲等語朝夕顧瞻周旋罔墜
溫文正公之清如水而澄之不已直如矢而端之

不止公實有爲其施之政無非仁民愛物之事影
響本於形聲固宜然也及啓手足前數月乃復取
王文正邵康節語合而書之以示其心之所存然
則公平日之學蓋以治已之嚴形爲恤民之寛也
今日所書非以身教有時而窮言傳無時而盡乎
王公戚嗟於豐盛之餘心聲一發生意徧滿此固
不待論若康節之爲此言則荊舒用事之時也舒
律已同符溫國而見之於用天淵不侔溫國念念
在民痛詆新法言不獲用奉身以退遠相元祐改
絃恐弗及故天下誦而歌舞之荊舒則不然如酷

吏之自潔其身而慘刻少恩勇於行不恤之政卒以貽靖康之禍康節一分之寛蓋知其必至此極而以爲猶愈乎已也今民力之竭何但過於天禧亦非熙豐比矣狼其貪虎其政者徧天下彼視荆舒之律已猶萬不及也而謀其私者過之則戕國家之根本斷斯民之命脉其將何所底止乎公濡毫及此治將死深悲之意而所望於世之賢人君子至切也學者誠以公之自度者治其身使私意不存仁念常著而又仰高山於兩文正戒覆轍於一荆舒則民不止受賜於一分公庶乎含笑於九

深矣

洪平齋書賛及跋

洪平齋在蜀跋公書翰曰以縝栗緯恢博以簡靜翼方嚴從容論議如正志審固之鏃劃然而破的如躊躇四顧之刃謋然而中窾如鳴和鸞逐水曲之馭安然王良造父之手而六轡如舞也用能起父懲之俗彌紛集之變又賛公書容曰清獻之清忠定之定航海健帆爛天老鏡在淮記公重脩城濠曰公以正大學問發為政事所至聲迹章灼擊楫東來恩信孚浹軍民歸命恃為長城識者以經

濟事業望之人壽公詩曰嶺左江山間出賢開元宰相最居先中間不數余安道直至于今五百年在朝通公書曰縉紳間謂亢任制閫莫有終譽獨吾菊坡不待躡足之疑便引掉頭之興綽然餘裕久而愈安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詩取碩大為言蓋其胸中浩乎而淵盎乎而春貧賤富貴不能移吾之所樂維先生以之並洪平齋文集

跋崔丞相二帖　文天祥廬陵人

菊坡翁盛德清風跨映一代歸身海濱當相不拜天下之士以不得見其秉鈞事業為無窮恨今觀

兩帖所稱規模意向爲面話頭者則文武之道具在是矣一朝踐其位此固舉而措之者也後書論邊尤切是時楚叛極矣而公以不得盱眙爲憂若不可終日者嗚呼寧知三十年後楚之餘燼復然而連水之迫迺有過於盱眙者乎考引昔今爲之永嘆右行狀帖跋皆宋名賢所作先人失錄近於宋史得之喜而紀之八世孫曉識

酹文　劉克莊莆田人號后村

置相如此國其庶幾都人相告曰望衮歸清獻琴鶴君實董馬使坐廟堂一清朝野公方累疏堅卧固辭上遣貴璫召諭莫移允令之人動色簞食公

於相印閉目不視如公所立百世猶興誰其似之嚴光管寧

跋文集後　李肖龍 南海人

清獻崔公以嶺海間氣爲聖代偉人出仕也得尹之任應物也得惠之和遁世也得夷之清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其庶幾於聖之時乎聞其風者油然興入其鄉者竦然敬況生公之里薰其德挹其馨客有問公之言行者而曰莫之知其可乎肖龍生而有知公已仙去聞諸耆老語焉而未詳嘗誦石村劉公酹公之文曰如公所立百世猶興喟然

嘆曰公平生出處細行斬斬大節揭揭是不可以無傳也歷仕官至靡節功被于遐陬名震于異域見諸施用泰山之毫芒耳西歸不起猶曰中堂非伴食之地端平更化天子虛揆席延佇將舉國以聽而高蹈完節之志堅壁如初天下莫得以窺其遠識人有屯施未究之恨九原不可作也僣與其所可見者晦焉而弗彰吾黨責也高山仰止僕竊有志於斯昭往哲垂方來將求名世屬之筆世路風塵前脩凋謝壬午冬偶遊寶邑訪求殘編僅得一二裒集詮次印正於梅先生李處士乃壽諸梓

繪畫日月多見不知量也聊姑述其槩云俾因公之所以試覘公之所未試因僕之所得聞廣僕之所未聞猶有望於来者雖然求之於世豈公志哉

元文

常祭祝版　　路學儒官姓名

惟公嶺海間生廟堂偉器清節高風流芳百世旣祠學宮復祠故第茲以仲春秋揭虔舉祭尚饗

廟樂辭　　龔璵文

瞻箕尾兮槪光爕沉水兮奠桂漿惝清風兮穆穆公欲下兮四翔揚之宮兮益之閣終非吾土兮不

能以樂鏘翃佩兮歸來故居兮如昨祖腊兮潔尊
春秋兮公有孫無時往兮不復公逍遥兮盤桓 右迎神
府潭潭兮廟奕奕公端委兮閟位鼓奏兮佚愉炙
芬兮肸蠁分命兮祝釐利成兮降墀送公兮何許
靈在天兮無不之無不之兮柰何雲八荒兮山之
阿儻眷眷兮莫適公平生兮菊坡 右送神

祠堂詩序 大德九年乙巳夏五月　何成子 進士

士生是邦必以邦之先哲自待曲江之士慕文獻
其志毅南海之士慕清獻其志恬蓋所自待者厚
然也嶺海三千餘年任宰相者僅二公止耳福甫

亦越分鳴珂爲衣書錦緑野埒中州一何盛耶識者則曰生宰相固不易生賢相尤爲難唐之中否天生文獻將以扶之不能也宋之將微天生清獻亦將以扶之又不能也二公皆以直道落落於時而清獻所遭之時抑又異夫開元之際矣自端平更化當宁虛轄白麻造門中使絡繹數千里公辭至于數竟不起此其胸中熟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節尚以曲江之出爲戒夫豈以富貴利達動其心榮其子孫耀其鄉邦如前所云者成子生乎公之後不獲挹公之風因公之嫡孫繼祖俊其故第爲

公祠邇寧同志以詩爲喜且以寄所慕云

跋崔清獻公七劄十三疏後　李習

右宋理宗賜故相崔清獻公七劄其額則今憲僉周公伯溫所纂并書也嘗閱公言行錄則知公紹熙中繇曹郎登乙科歷官三十餘年所至皆有古良吏風具諸舊史可信不誣也及讀寶慶紹定兩起不赴端平以來二年之間七劄詩諭俾登端揆是時年已近八袠矣故雖老且病猶且十三疏上衷誠懇切言人所不能言眞可與出師陳情相摸擬讀之尤能使人感憤激越非古所謂忠臣者能如

是乎既良且忠爲臣之誼莫在乎此矣能保首丘令終牖下良有以夫今我皇元脩撰宋史若清獻崔公者必在佳傳其大節高致固不待世人之呫囁也今曾孫振宗爲增城文學掾謂余曰振宗兄弟今日衣冠不絕而得爲士類者皆先丞相河潤之澤也況今承乏邑庠而墓田去縣無百里故祠遺址爲園蔬每一念之惻然興懷因舊設主於講堂之西歲春秋仲丁祭之遂即其所塑像以儼祀焉俾邑人景仰之思寓子孫感念之意敬以所書乞劉刻諸石庶幾乎悠久不磨文獻之徵固不在

是歟周公嘗許賛一詞于左惜其去官蚤而未有及也遂屬予跋其末云

跋崔清獻公洪文忠公帖　牟巘

宋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事賓客從者文忠洪公實顓牋翰崔公清規重德洪公雄文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為殆過石湖放翁也崔公出蜀歸卧五羊杜門謝病而洪公以考功郎論巴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御筆手詔旁午于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訖不

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爲憲諫給舍爲兩制論駁不少貶顧以病不大用賓主相爲終始蓋如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思善家爲之感嘆崔帖後右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云出國朝文類

奉祠祝文

嗣孫繼祖

維大德八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己酉朔越二十有一日己巳嗣孫崔繼祖等敢昭告于

故曾祖右丞相少師清獻公嗚呼公之事業在邊陲言行在天下勲名在奉常在太史蜀人愛之祠于仙遊廣人愛之祠于蒲澗至於蘄靈所降宦轍

所之莫不廟奕然貌儼然蓋舉天下祠之也繼祖
等竊是諸孫遭家多艱幸逢聖世通祀先賢憲府
清明俾仍舊貫爰脩故第塑像妥靈涓吉薦觴用
伸虔告尚饗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九終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十

贈挽下

文類

國朝文

脩墓記

梁昇郡人

宋贈太師右丞相崔清獻公之葬也在增城縣雲

毋里之古華山公之父贈太師諱世明之墓在石

壁山毋贈申國太夫人羅氏之墓在四望岡公之

夫人林氏附焉皆同里相望後世子孫從而附葬

者以十數計元代之成化御宏麗林木蓊鬱上下

雲霄元氏記錄盡皆隳廢當時碑碣無復存者入
國朝平治四十餘年其五世孫子璲等脩而葺之
幾復其舊樹松千百使如昔時其用心可謂至矣
璣予文誌之子與子璲同被辟搜遺書始識于鄧
學之明倫堂相與定交今十餘載且嘉其能於繼
述義不得辭按狀公諱與之字正子其先汴人贈
太傅諱克字子仁徙江西寧都黃金坑者公曾太
父也贈太傅諱雋徙惠州河源縣義合村者公之
祖父也公之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墜懷娠而生
公遂名星郎及長倜儻有大志讀書務通大義不

事章句爲文務得大體不事靡麗紹熙庚戌由討
偕升大學登進士第自潯州司法起家累官至金
部員外郎直寶謨閣帥淮東皆有惠政加龍圖閣
轉將作監太府少卿除秘書監太子侍講擢工部
侍郎兼國史實録院脩撰帥成都授四川安撫制
置使甲申丐祠以權禮部尚書徵辭不赴理宗朝
除顯謨閣學士提舉鴻慶宮紹定間復除徽猷閣
學士帥江西冀其便道趨朝竟辭不拜端平中以
吏部尚書徵不起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乙
未七月廣州軍變事聞除廣東經略安撫使即家

洽事事平拜中書叅政七辭不就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丙申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凡十三疏辭詔不允戊戌始得請改觀文殿大學士宮觀如故就以本官致仕與宰相恩例其繫銜則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南海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八百户實食六百戶是年十一月以疾薨年八十二謚清獻噫公以王佐經濟之才負正大淵源之學可謂閩氣所生其文章事業昭耀史冊淳祐間廣帥方大琮塑公像與張文獻公祠于學人謂之二獻公咸淳間經略使劉應

龍祠公于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郡人復祠公于故第建學于傍又祠公于蒲澗之菊湖以公之號菊坡故也菊湖之祠以兵燹廢故第之祠指揮胡通毀之據爲私第至今未有舉而祠之者予遜即其居桂華堂塑像祠之以墓石無文俾予爲誌予謂古不脩墓見諸禮經然公以一代偉人名重今古而塋墓頹塌弗稱觀瞻過者必曰此宋丞相墓也爲子孫者寧不汗顔乎子孫脩而葺之可謂知其職矣又能訪求遺文録其言行第其編次鋟梓以傳圖諸永久猶以十三疏未獲求之不置可

謂能繼述志事老而彌篤者也先于璲嘗以例應
賢良徵至使觀政將授以官于璲固辭歸老嵒谷
惜不見其設施使其龖然段喬致身廊廟必能世
其家業措其能聲是可恨也予既重其請且欲寓
夫高山仰止之誠於是銘曰獻以清惟德乃馨億
斯萬年子孫繩繩

記翁坡大字　　　馬愉齊郡人

翁坡二大字宋理宗皇帝書賜故右丞相金紫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南海郡開國公賜
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六百户食實封六百户贈太

師謚清獻崔公與之之家也公子孫寶藏距今二百三十餘年猶墨尚新公六世孫伯胄偕七世孫裕將摹勒上石刻名公祠用垂永久復走京師求余誌其下方欲俾來者觀之知其所自益加寶重庶幾追念乃祖之武思有以振起無敢墜辱按史公字正子廣州人生平每慕韓魏公爲人韓嘗言士之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詩有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節香之句公心契之因自號曰菊坡及老而歸又目所居之寢曰晚節堂既門人李昴英者侍講經筵詢論及公帝追念不已遂有是

錫蓋公忠貞之言直諒之節有以仰副淵衷維持社稷而帝至是始有悔於既往悼惜老成發乎情所不能已然公少負義氣俯視當世慨然有志於熙寧元祐諸賢初舉進士累遷淮東安撫時有與虜和好之議公即遺書宰相累疏朝廷力詆其非以爲彼方得志恐虧國體卓然遠略有過人者總蜀帥將士睦軍政肅然邊防益密始至軍食不充公調度轉餉不數年公私給足廩庾盈溢兵民相安恬然無擾代還虜諜知之遂大入公再臨邊虜驚懼奔遁公以疾歸廣蜀人思之爲肖像立祠與

孫忠定趙清獻並祀于成都仙遊閣上蓋公以誠心結於人心感名著於夷夏既至暮齡清操愈厲真視二公無媿家居累召不起會廣州戍卒銜怨以叛攻掠近郡適有經略安撫兼知廣州之命至公亟力疾而起即家治事諭以順逆兇黨即散事平復致其命蓋用權以濟時慰安反側有不得已也朝廷偉其識趣召愈急待以執政之位公連章固辭復條陳時政十餘事其言皆切於治體匡扶國勢摧折權姦排斥佞倖精衷之發皎然日星之明屹乎砥柱之立當時士大夫聞者咸嘉嘆之公

雖未久立于朝以當大柄其憂國爲民至老未始
或一息怠慕韓公之風以自况者庶其卒云嶺海
之陬古稱遐僻人才之生唐有張文獻公九齡宋
初有余忠襄公靖聲名事業正大光明所謂傑然
者也公晚出其鄉雖不遇夫開元慶曆之盛得行
其志而周旋職務隨分裁力清風峻節磊落瓌奇
與二公先後相望豈非其山川之秀鍾靈爲人特
然而起者歟吁廣之人必將觀於斯尚將有以感
於斯

崔清獻公祠堂記　宣德己酉撰　陳璉

宋右丞相贈太師崔公既薨瘞增城縣雲母里古
華山之原其帥蜀與廣有功德及人甚大皆建祠
祀之在蜀則與張忠定趙清獻並祠于仙遊閣在
廣則與張文獻祠郡庠而高桂坊與蒲澗之菊湖
增城之墓域以及海外咸有祠焉元大德甲辰公
曾孫繼祖端祖復祀于耆德坊故第
國朝洪武戊申
王師入廣指揮胡通以祠爲私第祀事遂寢歲戊
寅公五世孫子璲始於所居桂華堡肇建祠堂塑
公像祀之仍割私田若干畝以供祀費祭儀一依

徽國朱文公所定禮率族人行之有年子璲子作箕以祠堂久未有記而徵予文公諱熹之字正子先世汴人其徙居廣之增城者世以積善稱曾大父克大父雋俱贈太傅父世明贈太師毋羅氏贈申國大夫人配林氏封申國夫人初申國夢坐有星墜懷中既娠而生公幼名星郎岐嶷異常兒及長補大學生初叅齋或夜夢烏龍蜿蜒盆中翌旦公適至盥于盆聞者異之由是才名日起邁于同列紹熙庚戌由大學生登癸丑進士乙科爲潯州司法調淮西檢法攺知新城通判邕州尋守賓州

後以廣西提刑召除金部員外郎嘉定甲戌以直
寶謨閣帥淮東加龍圖閣將作大府少卿己卯冬
召除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庚辰春權工部侍郎兼
國史院實録脩撰以煥章閣待制知成都辛巳冬
權四川安撫使因以為安撫制置使盡護蜀軍明
年召為禮部尚書不拜理宗御極以湖南江西帥
召不起復以參知政事召不至自成都乞歸廣州
每有除命辭之益力乙未春循梅戍卒曾忠等作
亂徑擣廣州公肩輿登陴賊望公羅拜城下命秘
書李昴英縋城諭以逆順許以自新

賊始引去事聞于朝除公廣東路經略安撫使兼
知廣州時賊勢猶盛郡邑洶洶公不敢辭即家治
事措授諸將方略率諸軍殲之寇平力辭閫事而
上注想彌切及右丞相之命下年已八袠矣控辭
至十三疏不許嘉熙二年詔提舉洞霄宮未嘗造
朝上嘗虛位待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踰年
而卒壽八十有二薨歿有遺表以聞及戒家人不
用緇黃積階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爵南海郡開國公賜紫金魚袋食邑三千八百
戶實食六百戶素愛韓魏公黃花晚節之句號曰

菊坡後門人李昴英侍講經筵理宗思公風節大
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初爲潯州司法改淮西幕擬
斷不避權勢由是知名及治新城倅邕守賓治行
尤著有循良風後陞廣西憲法令嚴明貪墨之徒
有望風解印綬去者嘗渡海決獄遇風濤之險陰
禱于天風浪帖息其立朝也多所敷陳有謇諤之
節及帥淮左料敵制勝雖古今名將無以加時朝
堂欲主和議而力陳其非守成都時與安丙書不
當與夏人夾攻金虜丙不聽師出果敗績及爲制
置以關外四州爲蜀扞蔽竭力措置後鄭損来代

議棄之蜀竟不能支公之料事出人意表者多類此論薦人物若洪咨夔魏了翁家大酉劉克莊凢二十有六後皆知名鼎英汪中則鄉邑及門士也公性廉約家法清嚴雖蒙宰臣恩例不妄與人其姊嘗為外甥求之公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可以私相為賜竟靳不予又戒子姪不許仕進親故倚勢妄作嘗斥絕之終身不齒平生不畜聲妓不嗜玩好所居室左右惟啚書而已中年喪偶不再娶產業亦不增置子㝡似納婦有貲奩田六百畝公命歸之初在蜀將去舉羡餘三十萬緡付有司

以偹遴用一無所私行至蜀口四路制領以奇玉美錦來獻俗謂之大送悉郤之後帥廣所得月廩錢一萬二千餘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于官一無所受劉文節公光祖謂公勁峻似張忠定廉約似趙清獻宋史謂公屹然有大臣風蓋無愧也嗚呼嶺南自張文獻以清風勁節相於唐後余忠襄亦以文武才畧顯於宋而余則未嘗大拜也及公之出泉以公輔望之而天子亦注意焉適當休致之年竟辭不拜蓋得古人進退之義清獻之謚不亦宜乎傳曰有德者百世祀若公不惟吾廣祀之

西蜀外海亦祀之矧爲公後乎子孫有學行淡武
中以賢良徵至京師辭歸躬率子弟力學以守先
訓不惟肇建祠堂以脩祀事復以公塋墓在增城
者歲久弗治復率子弟脩之仁孝之心蓋可尚也
因伯箕之請遂摭史牒以及家集事尤著者記之
而公平生所建勳業與出處大節讀之者一覽見
矣若夫堂搆制度之詳姑略之而不書云

重修祠堂記　宣德庚戌 狀元廬陵人 曾棨仲冬撰

天之生賢固不以世道之盛衰而其出也必有所
爲甚非偶然之故也若宋丞相清獻崔公與之豈

非其人武公縣紹熙進士歷潯州司法參軍通判邕州金人將南侵特授公寶謨閣待制權發遣揚州主管淮西安撫司事公既至繕脩武備訓練士卒金人引退不敢犯蜀將董居誼爲叛卒所逐成都軍亂朝廷用公爲煥章閣待制出知成都叛者聞公至皆帖然不敢動其渠魁潛遁公捕斬之蜀人遂安召拜禮部尚書理宗即位授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兼湖南江西安撫使尋改廣東經略使先是廣州軍叛嶺南大擾公肩輿登城叛兵俯伏聽命海嶠肅然拜右丞相抗疏力辭復上言人主

當辨君子小人貴於獨斷而尤兼聽爲先其言反覆闓切疏凡十三上辭職嘉熙三年始得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年八十餘而終公平生負志節其見之行事軒豁磊落光明正大而實當宋運衰弱之時公之出也足以維持國家而鎮服當世時論謂其屹然有大臣之風信哉斯言矣公之祠有三其在故宅者洪武初指揮胡通據爲私第公之五世孫子璲徙城南之桂華以居乃即居之東重搆祠繪像子孫環而居之歲時祀事弗廢今公六世孫伯胃從戍北京屢嘗歸拜祠下乃與堂兄伯箕從

子公器叶謀以重新之祠尚未有文問以屬大學
生何善承請予爲記夫以公之功德施於社稷被
於生民誠所謂不隨死而亡者由是蜀之人祠之
廣之人又祠之他人且然而况於爲其子孫者乎
宜夫子璲重修於其前而伯胄請記於其後也嗟
夫爲崔氏之後者顧瞻先祠祔豈無春雨霜露之
感水木本源之念乎宜其益加脩輯而思有以繼
述之於無窮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并書以
爲記焉

贊

黄諫翰林院
　　侍學士

貌古而真心古而純秉國鈞軸爲世偉人嶺南間氣無間中夏斯與曲江齊名並駕

跋劍閣詞後

陳獻章 新會人翰林院檢討

右調水調歌頭吾鄉先生宋丞相崔清獻公鎮蜀時題劍閣即此詞也稟夢拜公坐我于床與話平生仕止久遠偶及之不知其已翺翔于蓬萊道山之上因請公手書公忻然命具紙筆於虚古今幽冥一理人之所見則有同異感而通之其夢也耶其非夢也耶今書遺其後七世孫同壽云

跋重建東嶽行宮記

甘鏞 正德甲戌秋七月撰

右此記始于潯州司歷官進封增城開國子累爵至南海郡開國公崔清獻公筆也公不可作已觀其門人李文溪稱其文曰明白謹嚴皆此類也予每讀之竟爲之惕然是記寥落於二志間而增之人士罕有以見其完璧雖他書有菊坡文集與大嶺南便民榜海上澄清録今皆化爲烏有矣其言行録所載不過詔誥勑劄并辭榮奏疏及詩詞一二而已於戲宋代賢相公其最也豈以其文翰哉若公之德業若公之心事若公之風節不可得而見焉庸敢續附于録以致追慕之意云 右此贊跋迺當道名

賢迹念前哲表異忠良之盛事也予爲之子孫寧不知所慕哉遂通叙而紀之俾後人觀感而寶之

八世孫睦識

紀祠堂興廢之由 洪武戊寅作 五世孫子璲

子孫於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是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仰惟我先祖清獻公以儒術仕宋三朝其勳業見於行事制作足以範俗邦之士君子取其言行切於事者録之詞章繫乎政治者集之刻梓傳世蓋有年矣值元季兵燹家藏文集爲之灰燼所存者言行録一編尤慮先公美迹不耀乎後乃蒐摭鄉閭田里道鄉先生陳

閭鄉謂予曰蒲坡之文吾得其全為諸生分持而嗣録之今不獲存矣因翻其故笈得嘉定詔命并奏稿一十六篇後復得端平詔命七篇敢不敬愛用附于録因書遺亡之意于篇末庶幾同志相與傳採而歸之噫吾聞君子存心不掩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若天不墜公之聲光則斯文或恐復存於後日將來子孫宜加意焉雖然公之文存亡未決而公之功業必見於史牒無疑此姑置之今略舉其近者言之聖人之制允能捍禦大災大患於民者雖異代尤推之祀典是以古者祀鄉先生于社

不過崇德報功爲人勸爾初公請老而歸杜門謝
病推鋒叛卒曾忠自惠陽擁衆扣州城郡守宵遁
官吏造門白其事公肩輿登城諭以禍福賊衆遁
去據古瑞州事聞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
安撫經略使知廣州即家治事區處調度召兵四
集賊一戰不支窮促乞降渠魁就戮是年拜參知
政事五疏丐辭不赴次年復詔拜右丞相又十三
疏辭不赴公薨淳祐間廣帥方公太琮以公之學
藴先儒淵秘之傳以公之才負濟世經綸之治祠
公與張文獻公于學咸淳間經略劉公應龍祠公

于西城之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此郡志所紀
有元大德間邦之群彦追思公之德業請于憲府
祠公于故第建學舍于左吾大父提舉公給私田
以供祠費凡吾子弟及閭里俊秀者延師肄業以
育其才春秋則府庠儒官率諸英彦暨吾門少長
咸列于庭盛服致祭薦脩之品莫不如式祭畢而
燕殽核維旅脩爵無筭酒酣則雅歌賦詩燕饗不
亂秩秩雝雝一何盛耶洪武戊申
王師抵州城祠爲指揮胡通所據作私第祀事浸
廢以迄于今玆非禮典之大闕歟然崇德報功繫

乎風化終不可泯異時有好古博雅君子任方伯之寄於可爲之時引郡志舉而復之所以關乎名教之重者非私也古之所謂因事以陳情辭有重復而不可殺者故特書屢書不一書之庶幾申吾哀痛之辭云

紀名公挽祭詩文　　八世孫曉輯

成化間檢討陳公獻章一夜夢吾清獻公坐床上李忠簡公坐床下野服嗒颯而陳參其間與語平生仕止久速偶及劒閣之題因請手書公忻然命具紙筆書以付之既覺紀以詩曰清獻堂堂四百

春夢中眉宇識天人報君西蜀清油幕老我東籬
白葛巾萬里歸心長短賦九天辭表十三陳南風
欲理增江棹也借青山卜墓儲時公八世孫潛客
門下示遺芳卷復許示遺像於其還也贈之詩曰
積雨堦苔上經旬斷屐痕誰爲門外客公係翁坡
孫澤與派風遠名因避相尊丹青遺像在何日照
江門後潜携公遺像過白沙陳公迎拜于貞節堂
觀感問系以詩芋石卧古佛仙遊照福星清風彌
宇宙白首拜丹青是日有送紫菊花至者燕書復
成詩高風千古鎮浮華擬酌寒泉薦菊花江上一

株紅帶雨丹青同日到山家遂齋宿于外館書招
親友馬默齋容一之李世卿輩咸具禮儀制文托
以菊水薦之以公愛菊也其詞曰先生宋代之名
臣吾鄉之前哲卷舒太空之雲表裏秋潭之月淮
蜀委之而有餘疑丞尊之而不屑故能効力於當
年而全身於晚節猗歟先生挺生南越贊學深沉
清通朗徹貌予區區心馳夢謁稽首丹青聲欬若
接按彼神丹點玆頑鐵燕幾百年不遠途轍秋菊
之芳寒泉之冽奚而薦之用表貞潔祭畢對菊又
成詩曰春事歸桃李西風馨未休長官三徑晚丞

桂一坡秋又曰菊坡持酒越江濱御筆親題與醉
中丞相九回徵不起碧空長桂夢中人弘治庚申
秋九月之吉左方伯周公孟中右方伯鄧公祥潔
具禮儀致祭于吾清獻公之神曰嗚呼神龍輕九
天而蟄蜿覇一穴鳳凰翔千仞而鵷鶵相爭食惟
公力辭宰輔之命而聞其風者頑不廉懦不立亦
獨何心哉雖然所可見者公之跡亦曰爵祿可辭
富貴不淫而已所不可見者公之心豈不以大厦
將頹非一木之能支耶孟中幸旬宣是方景仰高
風敬齋瓣香拜奠祠下於戲人有曠百世而能相

感者以其心之同也公其有知庶鑒鄙懷尚饗

詩類

宋詩

贈公平叛卒　戴石屏

角巾私第自逍遥諸老之中此老高無可柰何懷印綬甚非得已佩弓刀德尊奎璧群兇伏天落金牌一劄褒綏急鱗心護鄉井生憎兒輩說功勞

挽詩　劉克莊 莆田人號后村

麻卷揚庭久蒲輪就道遲虛傳揚綰用不柰蔡謨辭祱柱從渠詣催梁得許悲流傳千載下猶足勵

清規

昔侍瓊花宴回頭二紀餘稽康作書懶魏勃掃門踈尚意閑黄閣安知尾素車蕭然旋馬第人指相

君居

先帝謚元帥煩公護蜀淮軍皆歌范老民各像垂崖北顧猶關慮西歸已卷懷早今扶日月寧不掃

氛霾

元詩

唐律

吳椿號東園

下馬徬徨有所思槐陰符鬱見孫枝成都府内三

賢閣眘德坊中丞相祠石室書真鴻苑寶公用蜀文翁制作石於家藏之監本紀以其副歸之府學書閣瓊花蘂乃發崇碑公帥維君楊繪瓔花於昇今無恙細吟伊呂蕭曹句會斐誰歟敢說詩

唐律　陳黃裳蜀西人

丞相祠堂六十年庚桑尸祝尚依然海雲蒼狗成陳迹褒鄂貂蟬映彩椽二獻金甌雖不朽一抔玉盌亦堪憐肯堂幸有聞孫在秋菊寒泉薦篆煙

唐律　翟龕寶安人

象笏猶存舊典刑覩墓亦此振家聲矧今故第堂堂復不日新祠恰恰成嘉定閒關全蜀險端平僉

卒護鄉城此功此德垂千古自有人人香火情

唐律　　　羅天與 號心田

清獻騎龍帝所歸貂蟬猶覩舊丰姿緣想昔日三公第古栢今朝丞相祠老圃寒香光烈在故家喬木後人思殊勳高節遺青史今有鉅公詳爲碑

唐律　　　潘昇 號東窓

天南奇氣鍾此老聊視人間覺有蟬去曲江張半千里繼清獻趙作三賢山高水遠今猶昔屋舊祠新人亦天扶植每難氷雪後寒花從此再鮮妍

唐律　　　何芝鳳 號古井

嶺海幾千年異事祠與祠廢數應關册青正想宫
三太香火未應僧半間景仰當時皆頭見蕭條異
代信多難夜窻細讀蘇嶸表邈矣清風不可攀

唐律　　黄甲登號存耕

昔年身佩國安危去蜀猶深當饋思出處一生無
玷玉功名千載不刊碑祠前古栢尋何處披後寒
花有幾枝盛德固應延世教相門今見復與時右元

名人題詠止此

古律　　蘇順孫號後溪

菊坡命世賢朱明洞天晶入則朝偉器出爲國長

城敵愛叔子傳兒聞君實名萬鍾若草芥兩府多
門生風采尚未泯德澤宜莫京近市故府宅經今
猶驛亭荒荒秋容園寞寞殘花屏細懷讀書處恍
惚曳履聲天道有好還潛德亦發榮昔年燕寢地
今日坐黃楹弈梓恭敬意霜露君蒿情興起百世
下懐哉此風清

樂府 調木蘭花慢

陵濟國 歷陽人

犧羊城晩櫂仰千載一人驫甚霜簡能嚴白麻莫
起風節堂堂開張武侯謄略是丁年曾作去聲國金
湯點點秦雲無帶恨依依淮月吹涼故鄉歸去老汾

陽汗竹識行藏到如今凛凛忠精義氣牛斗爭光可常得知身後正炁飛滄海與天長蒲澗舊盟休問菊坡秋圃還香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十終